

為死後議

禮天子之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所謂昭者父道也所謂穆者子道也天子諸侯未必皆身有子故或取於兄弟之子以為嗣親同則取其吳者賢同則取其長者長同則取其吉者非兄弟之子則弗取故不以諸父為嗣父尊也不以諸兄為嗣兄亦尊也不以諸弟為嗣弟已之倫也此古者七廟五廟之序所以昭穆不相越迭毀不相害也至乎後世國家多事或傳之諸兄或傳之諸弟

蓋有不得已焉則禮散久矣然既已受天下國家則所傳者雖非亦猶子道也傳之者雖非其父亦猶父道也以天下國家為重矣春秋僖公突閔公之兄閔公遭弒僖公書即位明臣子一體也公孫嬰齊卒春秋謂之仲嬰齊以謂為人後者為之子當下從子例不得復顧兄弟之親稱公孫也春秋之義有常有變夫取後者不得取兄弟此常也既已不可及取兄弟則正其禮使從子例此變也故僖公以兄繼弟春秋謂之子嬰齊以弟繼兄春秋亦謂之子所謂常用於常變用於變者也既正其名則僖公不得不以閔公為昭歸父不得不以嬰齊為穆既正其昭穆則迭毀之次不得不以一代之也而儒者或疑禮無後兄弟之文遂以春秋書仲嬰齊為不與子為父孫非也子為父孫誠非禮之正有不得已者春秋正其為臣子一体而已故實公嬰齊而謂之仲嬰齊若春秋本不聽其為後者則當書曰公孫嬰齊卒學者問之曰此仲嬰齊曷為謂之公孫嬰齊不與為兄後也乃可矣夫春秋家猶重之况國乎國爾猶重之况天下乎故

凡繼其君雖兄弟必使子之繼其大宗雖兄弟必使子之如繼其君繼其大宗而不使子是教不子而輕其所託也此文公所以受送祀之貶也然春秋固為衰世法非大平正禮也太平之世未嘗有也漢時定迭毀之禮丞相玄成丞相衡引昭宣兩帝並為昭獨以孫為昭而不知禮無兩昭使昭帝之天下無所傳宣帝之天下無所受失禮意也又惠帝文帝皆高祖子惠帝親受之高祖文帝則受之惠帝雖皆兄弟此與閔公僖公何異哉存當以臣子叙之死當以昭穆正之而漢時議者皆推文帝使上繼高祖而惠帝親受高祖天下者反不與昭穆之正至於光武當繼平帝又自以世次元帝之子上繼元帝而為元帝後皆倍經違禮而不可傳者也自漢世以來其議尤衆皆曰兄弟不相為後不當以昭穆格之妄也若不以昭穆格之則天下受之誰乎凡人君以兄弟為後者以非有子者也引而為嗣臣子一體矣而當嗣者反以兄弟之故不繼所受國而繼先君則是所受國者竟莫有嗣之者也不可一矣生則以臣子事之死則以

兄弟治之志生悖死不可二矣已實受之後君不受
之先君今當自繼先君者不唯棄後君命之已命又
當廢先君命兄之命不可三矣天下國家則歸之已
而父子之禮則恥不為不可四矣徐邈曰若兄弟為
昭穆者設凡第六人為君至其後世當祀不及祖禰
此又妄之甚者禮有所極義有所斷為之後者為之
後者為之子所以正授受重祖統也凡第六人相代
為君亦六代祀祖禰矣假令非兄弟相代其祖亦當
遷矣不得故存也即如此言使有凡第六人為君各
自稱昭是有十三廟也又其最後一君當上繼先君
而五君終為無後也豈其所以傳重授國之意乎禮
為人後者降其私親設凡第六君故當各自為嗣義
不可曲顧其親何說祀不及祖禰哉凡言禮者惡其
諂時君之意苟曰益廣宗廟大孝之本而不詳授受
之道春秋之義使當傳國者不忍以國與其宗曰非
吾子也當受國者又不肯以臣子之道事其君曰非
吾父也至今宗廟猥眾昭穆駢積而鬼有不嗣推生
嗣死獨何悖哉

與為人後議

孔子射于嬰相之圃子路誓容曰貢君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敢問何如斯謂之與為人後矣與之也者干之也求之也庶子奪其宗非干歟嫡子不後族人支子後族人嫡子而後其族非干歟諸父諸兄尊也諸弟倫也義不可以為後非干歟禮不後異姓異姓不為子異姓而為人子非干歟庶子而奪其宗則篡其祖也嫡子而後其族則輕其親也諸父諸兄諸弟而後其子兄弟則亂昭穆也異姓而後於人則背其姓也當周之衰貢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蓋多此仲由所惡也曰禮不後異姓異姓何以有為人子者曰禮所言者方其治世也世衰禮廢必首於夫婦之間夫死子幼莫之安其室矣於以適人少則依其居長則從其姓貴則利其祿富則利其貨而莫之自外矣此亂之甚者也或曰繼父脊曰繼父者有父道而非其父也妻釋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而與之適人所適者為之築宮廟于門外使子以四時享其先妻不敢預焉築

宮廟于門外者遠其宗也妻不敢預焉正其族也如此則繼父之道矣故同居則服朞異居則服三月未
有能易其姓者也君子不易人之姓人亦不可易姓也或曰昔之言禮與子異曰然昔之言礼者以謂人有後矣而又往與之者也有後而又往與之是兩後矣安見有兩後者歟且人唯無後故求後焉未有有後而又求副焉者也此非子路之指或曰立後者立族人族人既為人之後矣而脫父有子立族人歟立子歟曰諸侯將立後必告於天子而見於祖大夫將立後必告於諸侯而見於祖傳為人後者為之子為之子也降其私親所以重之也如有子則反苟代廋而已非立後也

祭法小傳

有虞代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商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傳曰禘大祭也禘者帝也帝者先王之配天者也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出以其祖配之所以明德厚者

流光德薄者流卑也郊者祭天也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天者物之本也祖者人之始也所以致尊極之意祖宗者廟之不毀者也古者天子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有貳桃桃之言超也遠廟也去桃為壇去壇為埴非祖考之廟皆迭毀也其不毀唯有功及有德者或謂之祖或謂之宗祖者非大祖也言後世述之也宗者非宗祀也言後世尊之也何用知祖非大祖宗非宗祀也曰文王非周大祖武王非周宗祀也周人祖后稷周公宗文王何用知祖者後世述之宗者後世尊之也曰商有祖甲祖乙皆非大祖又有中祖高宗皆非宗祀也曰夏后氏不郊顓頊而郊鯀何也曰祖者必有功有功則廟不毀鯀無功其廟毀故推以配天嚴父也商人郊冥何也曰冥諸侯也未受命不可稱祖宗其廟毀久矣故亦推以配天也因是以見非天子不禘非天子不郊非天子不建祖宗非有功德不為祖宗非有祖宗無不毀廟鯀無功不敢食於廟而食於郊食於廟為必毀食於郊則世世修之此禹之孝

也冥無廟故不敢與祖而食於郊與於祖為必毀食於郊則世世修之此湯之孝也因足以見廟已毀雖有功猶不可復立春秋曰立武宮蓋刺之也郊者祭之至尊者也或配以祖或配以父三代異物有近有遠其祭不同其所以嚴父配天一也曰然則夏之郊也以冥而礼用曰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何也曰湯放桀封禹之後以上公遷冥而郊契祭法之言者言其紂封湯之後以上公遷冥而郊契祭法之言者言其始也礼運之言者言其末也是以二者不同也

天子五門議

禮說天子五門曰臯門曰庫門曰雉門曰應門曰路門此有五門之名無五門之實以詩書礼春秋考之天子有臯門無庫門有應門無雉門有畢門無路門諸侯有庫門無臯門有雉門無應門有路門無畢門天子三門諸侯三門門同也而名不同三同也而制不同何以言之邪詩曰乃立臯門臯門有伉乃立應門應門將將書曰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又曰王出在應門之內此皆道天子之礼者也無道庫

門雉門者非天子門故也雖然畢門或謂之虎門或謂之路門路門者建路鼓於此門之外大僕司之指路鼓而言故曰路門虎門者王在國則虎賁代守王之宮蓋居此門故大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十戈虎賁百人送子釗于南門之外當是時呂伋為天子虎賁也指虎賁而言故曰虎門其實一也明堂位曰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此言魯之庫門制如臯門魯之雉門制如應門也魯用王禮故門同王門其制雖同而名不同也諸侯有路寢路寢之門是謂路門此諸侯三門也無道臯門畢門應門者非諸侯門故也春秋曰雉門及兩觀夾子家子曰設兩觀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譏兩觀不譏雉門雉門者諸侯之禮兩觀者天子之禮也天子三朝諸侯三朝天子外朝在臯門之外諸侯外朝在庫門之內天子治朝在應門之內諸侯治朝在雉門之內天子內朝在畢門之內諸侯內朝在路門之內其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右社稷皆夾治朝此春秋所云間于兩社為宮室輔者也禮說以謂廟于庫門之內誠然

者仲尼助祭于廟事畢出游觀之上觀者雉門也雉門在內庫門在外當言入遊不當言出也祭畢而出遊乃得至觀之上明廟在治廟之左雉門之內也郊持牲曰繹之於庫門內失之矣繹當於廟即廟在庫門者無失也又曰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百官踈故戒之外朝百姓親故戒之大廟此亦魯事也魯之有庫門審也天子無庫門也何謂畢門畢者趕也王出於此則趕也師氏掌焉何謂應門應應也王居治朝正天下之政則四海之內則不敬應也何謂臯門臯告也王居外朝則播萬告民謀大事也此亦春秋大言天子也何謂庫門雉門路門諸侯不敢戚天子名門以其所近也庫者府庫所在也雉者治朝所在也謂之雉猶治也路者路寢所在也此亦小言諸侯也或問子之所言宮室門戶之間道歟曰然固正宮室門戶大道也

復讐言議

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乎曰可君臣義也父子性也曰以親親害尊尊乎曰親親內也尊尊外也親親本也

尊尊末也重內而輕外先本而後末者道有在焉若是則臣可以報君乎亦可乎曰否非此之謂也君之於臣也固有誅道若何其可哉然則柰何而復之曰以告於方伯致其法古之事有在於是者矣書曰方伯求餉湯征自葛為餉者之父而仇之者也告於方伯而不從則告於天子天子致其法古之事有在於是者矣書曰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嗣于苗遏絕苗民無世在下為鰥寡之人而仇之者也告於天子而復不從則是上無天子下無方伯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則緣恩而疾之可也請問其人曰伍子胥是也已曰伍子胥亦嘗告諸方伯天子而不從乎曰否子胥未嘗告也未嘗告何以得專復讐曰子胥知雖告焉猶無益也當是時周為天子而楚以王自居晉王諸侯而楚與之狎主盟周晉之不能行於楚也久矣又惡能誅之此春秋所以緣恩族者也君子以謂猶告敢問師友之讐亦可道乎曰不可太上無讐莫不亢也國君唯父母之恩達牧長唯菴之恩達其餘力能報之則報之可也曰大上無讐則仕焉可乎曰否不

謀其利亦不致其怨而已矣仕則吾不知也

處士號議

劉子曰士之有爵禮也有號非禮也古者蓋名而不字其次字之矣而死不謚其次死有謚矣而生無號號者下事上也臣事君也古者有神農氏軒轅氏非所以褒士也故士不可臣而無不臣有隱居以求其志而無矜世以立名名之於人也大笑其亦將其叛親戚薄君臣毀聖智以干於世者夫士之隱者非惡富貴也上知不我知也既知之矣貧可使富賤可使貴故有天下者斯養天下之賢者有一國者所養一國之賢士大夫不能也是以士則薦之大夫大夫則薦之君薦之者達之也非苟增其名也養之者用之也非苟美其號也古之善為士者不敢以賢自譽是故無事而食其食不敢也無位而服其服不敢也如非其禮而踐其號何為哉

不舉賢良為非議

并序

景祐四年詔舉賢良方正之士至者數十人明年有司試其藝獨二人應科於是宰相議以矣

良猥衆多名少實欲一切罷之余在京師作此議也
賢良通於古今之變政教之本豈止心辨善辭以自
鬻一時哉今夫天子深居臯庫之中而洞眎四海之
廣雖有日月之明不能無隱於旒沛故外有登聞匭
亟內有銀臺閣門而設御史諫官是紀是綱則豈不
欲盡下情而斷欺負哉雖然民能自詣登聞匭亟者
非必有長材異畫動主聽者也特州里細故訴困於
上不則利其身以求祿者也臣能自致銀臺閣門者
非必有謹言切辭為國憂者也特簿書徃來各守一
端不則率其過以求位者也夫細故不舉不足為天
下憂簿書不期會不足為朝廷病由是而言雖使百
登聞匭亟不若一賢良之盡下情也雖使十銀臺閣
門不若一方正之識本務也諫官御史位隆志滿充
庭取備不若取草野之士直言而極諫也夫古之取
士者選之於鄉舉之於民三公賓而薦之天子拜而
受之是以禮義全而庶讓作也其意蓋曰賢能重而
祿位輕云爾是以或藏而不肯仕或走而肯見其意
亦曰吾之身重於祿位云耳故君人者趣於人不聞

趣人今天子之仕必由進士求進士者又不謹於禮聚之如召役校之如試技意可則薦不可則黜故進士之名至卑也進士之禮至薄也進士之仕苟易也上重其祿下輕其身故潔已高世之士不肯從也深自託於賢良而發憤今大夫之議謂吳良無益而學者顧多奔競而可廢勿舉焉嗚呼曷為其然哉大夫固患其無益歟謂進士者乃有益哉固患其多奔競歟則胡不使公卿舉之而乃使其自進也夫自進者多則忘以利為恥使待舉而動則天下之人莫不以禮自守如是而患奔競者多未之有也抑又有甚便者一焉今公卿皆祿位自廣才德自高恥有迎師之名羞有庶士之問其未長矣今一旦敕之使為國薦賢宜人人用心而天子必有垂拱無為之安吾又以閱公卿之才忠信者進私黨者退譬若著之權衡不可誣也使上無文仲竊位之過下無伯尊攘善之禍不亦大哉所謂甚便者也然則言賢良可廢非賢良之失凡吏待之不以禮使之不自重也故禮之不謹則賢者不出行之不厚則賢者不勸其理然也又曷

為廢其舉哉天下潔已高俗之士焉所而發憤憂國
濟世之士焉所而布策懷義願忠之士焉所而赴訐
貪進苟得之士焉所而矯厲且夫賢良美稱也方正
善行也方為天下而自不舉賢良如是使今之天下
不得與周漢比隆也古之治國家者有益于用則存
之夏后之鼎湯之典寶周之琬琰魯之大弓晉之闕
鞏衛之大呂陳之石罍和之弓垂之矢離之磬胤之
舞衣此其非有通古今之變明王道之本達下情之
塞然而世掌之况在其求人乎故子貢欲去告朔之
餼羊仲尼不悅臧文仲廢六閔君子譏其不仁然則
徇名而忘其實失所以廢弃大而恤其小失所以置
患不使有司舉賢良不患賢良無益也

卷議

人或言於卷曰吾聞詔書錄有功之臣訪其子孫為
將用之若趙韓王寇萊公張尚書者皆可謂有功矣
何以反不錄也有應之曰然吾固疑之必有司失之
矣謂此三公子孫已作故弗錄也則功臣有子孫在
朝廷者衆甚而亦錄謂之三公功烈薄故弗錄邪是

大不然方 祖宗在側陋時韓王故人也

祖宗龍飛韓王之功為多 祖宗有天位不過數州
擅生殺僭命者號相屬也韓王宣其股肱之力強者
誅夷弱者臣從日闢國百里卒使中國為一統修法
令章程傳世之具至今天下賴之以比蕭曹不可謂
功薄也

真宗即位日淺契丹內侵兵至澶淵上親即戎未敢
渡河當是之時大臣憊憊憂懼不知所為或勸上避
之秣陵或勸上避之蜀漢然萊公扣馬抗辯發憤慷

慨以謂弃中國而去則河北東非朝廷所廢具之効
危於累卵矣天子感悟遂渡河北契丹由是遁逃則
萊公之謀也巴蜀羈叛百姓凋弊盜賊滿野時尚書
受命治之單車到府城無居民庫無金帛倉無見粟
而群孽在外尚書能安而輯之威而懷之盜賊殄滅
善民得戢至今巴蜀之人稱之若神明不可謂無功
也嗚呼方韓王之時天下地狹人寡財力不足而敵
國多然韓王能以弱為強以大為小今天下地廣人
衆財力有餘而敵國少然元昊叛不能誅也日蹙國

百里方萊公之事賊兵深侵河北每三歆亡大臣懷
異謀請奔中國京師可謂危急矣然萊公獨以為無
能為天子用其一言爾百萬之衆北首奔駭今無故
兵不壓境畏其虛言歲致鉅萬以貶威損重方尚書
之時乘亂敗剽劫之後公私掃地然尚書外禦寇內
治民克成厥功今居平地因承平之資盜賊發輒更
數十郡不得殺官吏辱士大夫惡不忍言長吏以下
或開門送迎具牛酒過兵可哀也使此三公今在天
子得而用之天下不足憂矣今此三公子孫微甚可
因此大振顯以祿在位者也曷為反不錄乎吾固曰
是有司之失嗚呼由元昊之畔將帥無功失律者相
繼雖或貶退然皆不旋踵用之矣以此易彼猶可而
何有焉予聞其言因竊著於簡為卷議

投壺

古者投壺之禮主人以賓燕而後投壺也燕者禮之
輕也輕則易易則褻褻則慢酒之禍恒由此作是以
君子惡其褻以慢也為壺矢以節其禮全其歡也君
子之於人苟有以歡之必有以禮之苟有以禮之必

有以樂之苟有以樂之必有以言之賓者所法也非
法人也所養也非養人也主奉矢以親之言卑其身
以事賓也主人三請不急賓三辭不煩尊禮重樂之
義也尊禮則敬矣重樂則和也敬以和故上下能相
親也君子之所以異乎人者其唯易事而難悅也不
褻其接所以致難悅也主人拜送賓辭賓拜受主人
辟授受之禮也授受者人道之大也不可以不敬也
拜以敬之也勝飲不勝者罰也辭不曰罰曰養不尚
人以勝也不恥人以不能也飲曰賜灌不恥過也不
忌人以勝已也故尚人以勝則矜恥人以不能則怨
自恥其過則忿怨人以勝也則懟矜以怨忿以懟此
辨訟之所由作也勝者有爵貴也有為富也內不失
其樂外不失其功然後富貴可保也投順為入不順
雖入不釋明順而後有功也樂以親首以順為節也
侍於先生長者不角不擢馬以順為禮也順為功故
弗非也順為節故節可守也順為禮故禮不悖也故
曰古之君子爭不必相與言也以禮與行示之而已
矣詩云示我顯德行此之謂也

小功不稅解

韓子作小功不稅書小功不稅曾子曰小功不稅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韓子掌於人見其貌感其意哀而其服吉者問之曰何也曰小功不稅也是以韓子疑之而作小功不稅之書夫韓子之疑之是也彼人之為非也然而小功不稅禮也韓子曰君子於其骨肉死則悲哀而為之服者豈牽於外哉聞其死則悲哀豈有間於親故死哉甚矣夫韓子之達於禮而近之也雖然疑之未盡也求之不得也夫為服者至親之恩以菴斷其殺至于大功兄弟之恩以以小功止其殺至于緦外親之服以緦窮其殺至于袒免聖人之制禮豈苟言情哉亦著其文而已矣大功稅小功不稅其文至于是也兄弟之服不過小功外親之服不過緦其情至於是也因其情而為之文親疎之殺見矣故禮大功以上不謂之兄弟兄弟有加而大功無加無加者親親也有加者報之也親親者稅下親親者不稅是亦其情也且禮專為情乎亦為文乎如專為情也則至親不可以菴斷小功不可以稅

如為文也則至親之暮斂小功之不稅一也夫曾子
韓子隆於情而不及文失禮之指而疑其說雖然韓
子疑之是也彼人之為非也何以言之邪小功雖不
稅亦不吉服而已矣記曰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
後聞之則免袒哭之成踊夫若是奚其吉哉故曰彼
非之為非也韓子疑之是也小功不稅禮也然則免
袒成踊則已矣乎猶有加焉曰我未之聞也雖然降
而無服者麻不稅是亦降而無服已衰之以其麻哭
之以其情逾月然後已其亦愈乎吉也

說大射三侯

鄉射記曰鄉侯上个五尋中十尺上个者最上幅中
者最中幅也又曰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為侯中此
說中幅所以用十尺者取之侯道者也又曰倍中以
為躬倍躬以為左右舌此說躬與舌各一幅也又曰
下舌半上舌此說上下皆有躬舌也侯中一幅上二
幅下二幅幅廣二尺則與侯中方矣梓人職所謂廣
與崇方者此也必先量侯乃制侯中既得侯中乃定
躬舌既定躬舌乃因侯中之廣而求其崇必方而足

凡五十弓之候其中十尺其布五幅躬舌各一幅也七十弓之候其中丈四尺其布七幅躬各二幅舌各一幅也九十弓之候其中丈八尺其布九幅躬舌各二幅也其崇則中十尺者崇亦十尺矣中丈四尺崇亦丈四尺矣中丈八尺者崇亦丈八尺矣謂之中者正以其居中也中者對上之言也有上有中則有下矣九十弓之候布九幅以五為中七十弓之候布七幅以四為中五十弓之候布五幅以三分為中也大射儀曰大侯之崇見鵠於參參見鵠於干干不及地武此高下之節也大侯崇丈八尺摟鵠於其中從遠射之則出於參之右舌下故曰見鵠於參也參崇丈四尺摟鵠於其中從遠射之亦出於干之右舌下故曰見鵠於干也所以必於舌下者舌長能蔽之故以見為節矣干侯之鵠則去地武武者三尺也世言步武步六尺則武三尺武者迹也兩迹之間則三尺武以是名之干侯之鵠用此為高蓋幾中矣其設之次大侯在東參次之干次之使密不至相掩踈足以射其勢參差相入是謂狸步鄭云中猶身也身之外

復有弓舌躬舌身三者異物則五十之候其崇丈八尺七十弓之候其崇二丈二尺九十弓之候其崇二丈六尺二丈六尺既難卷舒矣至其設之文令參候去地一丈五尺少半寸計其上綱則三丈二尺五寸少半寸也大候去地二丈二尺五寸少半寸計其上綱則四丈八尺五寸少半寸也此之難信不僕言矣鄭意以謂不若是則大候之鵠不見於參參不見於干然雖如鄭說求之大候之鵠終不能見於參參亦終不能見於干也胡不嘗試以勾股求之人去干五十步干去參二十步干高一丈九尺二寸令人目高七尺從干望參計參候之鵠去地二丈四尺五寸分之四乃能見之今鄭所說參候之鵠去地一丈九尺二寸高則高矣欲使鵠見不足二寸欲使鵠盡見不足四尺八寸五分寸之四從參候眎大候亦然然則非也且鄭意謂三候重張當使後候高前候耳也是與經不合經令獲者旌各負其候執旌者欲使射者眎之審也如今大候在恭之背恭在干之背其去地皆數十尺雖執旌安得而負之而射者亦安得而

觀之哉又經云以貍步張三侯者非為射者之志也
乃為張者之法也而鄭以謂射當如貍之擬物則何
預於張侯乎且鄭不獨誤於此也經曰士旅酌若命
復射則不獻庶子司射命射唯欲卿大夫皆降再拜
稽首公荅拜一發中三侯皆獲是言值中一侯輒釋
獲爾而鄭以謂矢揚解有參中者是又失之亦惑已
哉

疑禮 特年十七

令之禮非醇經也周道衰孔子沒聖人之徒念有說
而雜編之至漢而始備其間多六國秦漢之制離文
斷句統一不明唯曾子問一篇最詳而又不信其問
曰君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對曰三月而告于禰吾
疑非仲尼之言也古者諸侯將薨無世子則命貴公
子先為之定也命之定則後無篡奪之憂雖愚人亦
知其必然又惡有既殯而待比子生也乎既殯而待
且不可况既葬而待乎既塋而待是或曠年春秋諸
侯逾年無君最其事也况曠年乎仕三月無君則相
弔此仕無君也况果無君乎苟以君之重嫡不可不

須焉則夫人之生也不可期苟為世子焉苟為女子
焉如遠女子亦將尊之乎或曰此謂世子生而告神
之禮也非須以為君也為君者先定矣此不然也其
名之以此子舉之以繼體之義宰祝從之有君儀焉
何謂非君或曰其諸將反先定者而授之乎曰惡是
何言也為人後者為之子也彼既為後矣屢易之可
乎或曰吾聞參也魯問之幾是乎曰問之者對者固
亦宜魯何獨參也昔者春秋譏惠公不早分其嫡庶
以底大亂又奚為此論哉或曰三年之間有冢宰焉
此其見之曰冢宰者奚設哉故以佑嗣子乎設以待
嗣子乎且冢宰亦何常之有有伊尹之心則可無則
篡也安能望人人於伊尹哉其亦可知矣予以謂箕
家親親立地文家尊尊先立子聖人之意必有從乎
此不在乎彼也且成王幼周公以為憂况日以冀月
以望乎吾以是觀之今之禮其非醇經審矣

封建論

三代之王也奉天下以封建秦之帝也封建以立
郡縣二者孰是乎曰封建者道也郡縣者利也封建

者公也郡縣者私也然則奚以為道奚以為利奚以為公奚以為私曰非聖人不能王天下非王天下不能封建非封建不能長世是以古之封建也不主於功亦不主於親主於德而已矣德厚者其封大德薄者其封狹車服以明之制度以一之禮樂以修之仁義以結之祭祀以教之喪紀以厚之朝貢以勸聘享以懷之猶具其未也於是冕服圭璧以賞其勤甲兵鈇鉞以聳其聳其怠制謚美惡以出其名策書簡牘以觀其行其治忠厚其政淳一其教誠懇然猶戰戰以持之翼翼以守之如畏其傾如苦其生非以其貴自驕者也非以其富自逸者也自天子之于諸侯自諸至于大夫自大夫至于士庶人上下率是其化深矣其俗成矣其意安矣故可以傳世故曰封建者道也及乎秦則不然其取天下以詐力其治天下也以苟簡其仁義不足以相懷其忠信不足以相恃有功者疑有德者忌之自其子弟不能信也是以權天下之貴以尊其已歛天下之富以厚其身滅絕禮奉以逞其心嚴刑濫罰以快其意皆以封建為害已也故

秦之有天下也使其私而已矣故曰郡縣者利也利
用其私則道用其公者分矣故封建作而仁義行焉
郡縣立而刑名制焉由是觀之非聖人不能封建審
矣周之有天下也大王王季基之文王武王成之周
公成王守之是以其化民也深其易俗也固九牧之
君于有八百世守其法莫之敢戴至於穆王王愆于
德淫遊無度而諸侯不畔至于厲王泯亂典訓天下
弗堪派王于彘諸侯釋位以謀王室二伯共和以相
王事宗廟之主二十餘歲而神器不移至于幽王昏
子嬖孽霍害于下下弗堪命王以兵死周如東遷于
時政教陵夷不能及遠故齊桓晉文率天下諸侯以
服事天下桓公北伐山戎南破楚召陵西討孤竹東
定海濱功業大矣然葵丘之會管仲一言動色下拜
文公討叔帶之亂敗楚鄭之師救齊宋之危誅曹衛
之罪小國奔走大國憐恐威力遠矣然過而請隧天
子不許稽首趨避故亂如幽厲而不能遷也強如桓
文而不敢謀也孰使之哉由是觀之非封建不能長
世也審矣或曰周失之弱此不足以知之夫周之失

也其在廢文武之法而已矣每守其法每布其義雖有齊桓晉文之強莫敢不率又况邾莒滕杞之小國乎然則周之失也非封弱之失三代封建威分於外而享國長漢魏郡縣威專於內而享國短其享國長也封建之効也其威分於外也則非封建之罪也其享國短不封建之効也其威專於內也則非不封建之力也其亦可知爾矣然則謂封建不若郡縣者妄也其曰非聖王不足以封建而郡縣者固世無聖王而用之者也與其無聖王而封建不得其理不若去封建而為郡縣可苟而治是則可矣

狂譎華士少正卯論

世俗說曰太公封於齊誅狂譎華士周公聞而非之孔子為魯司寇七日殺少正卯兩觀之間門人見而惑之論之曰是皆不然也齊無狂譎華士而已矣如有太公必不誅也大公誅周公必不非也魯無少正卯而已矣如有仲尼必不殺也仲尼殺之門人必不惑也夫世俗之說狂譎華士者齊高士也不降其志不仕非其主如是則伯夷叔齊之比也昔者武王伐

紂伯夷叔齊扣馬而諫曰以臣伐君不可以訓左右
欲兵之太公扶而去曰義士也不可殺夫太公以伯
夷叔齊為義則亦必以狂譎華士為義矣以伯夷叔
齊之義為不可殺則亦必以狂譎華士之義為不可
殺矣夫武王伐紂從聖智之士與天下之諸侯率國
而東伯夷叔齊沮解其意非毀其事三軍之衆莫不
怒者大公獨以為義而不誅也罪莫大於誤軍過莫
大於非聖人伯夷叔齊兼此二者而太公不誅齊無
狂譎華士而已矣如有太公必不誅也夫狂譎華士
不可誅則所誅者非狂譎華士也非狂譎華士則必
巧偽以侮世詭法以惑衆者也夫巧偽以侮世詭法
以惑衆是王政之所當去也故曰太公誅之周公必
不非也夫世俗之說少正矧者魯之聞人也與仲尼
並居於魯仲尼之門人三盈三虛獨顏淵不去夫言
獨顏淵不去是閔子騫之徒嘗去之矣少正矧能致
閔子騫之徒使去聖人而從己是少正矧非細人也
夫以閔子之智足以昭善惡決去就猶深悅少正矧
之義則少正矧之非細人審也故曰魯無少正矧而

已矣有少正矧仲尼必不殺也且仲尼與之並居不能以義服其心與之並教弗能使子弟不畔已是魯國之人莫不以是人為賢也民以為賢仲尼始為政七日而誅之百姓不知是仲尼嫉賢也嫉賢而惑民何以為政故曰仲尼不殺也然而殺之者必非少正矧也非少正矧則必巧偽以侮世詭法以惑衆者矣夫巧偽以侮世詭法以惑衆是王政之所當去也故曰仲尼殺之門人必不惑也世人好言聖而不知其道好言政而不知其統夫聖人之道不出於禮義而王政之統不出於順民心違於禮義違於民心者聖人不以為道王者不以為政也故聖人作而脩天下之禮明百物之義設取予之分決向背之趣使百姓聞然而服是故移世易俗而不見其迹如之何不教而殺哉

城郢論

子囊為令尹城郢君子稱之曰忠矣能衛社稷囊瓦為令尹城郢君子譏之曰卑矣必亡楚國夫楚一也子囊囊瓦令尹等也城郢均也子囊以取褒囊瓦不

免於貶何哉君子者固譽成而毀敗乎論之曰否昔子囊之為令尹也修法制舉賢才附百姓親隣國所以守其四封者已遠矣唯郢之未城於是城郢則豫患而已矣安得不謂之忠囊瓦之為令尹也則不然遠忠直比譏諂貪愎無厭遂過不更有百姓怨之諸侯怒之所以守其四封者已小矣唯郢之可城於是城郢則外民而已矣安得不謂之卑夫外民者民亦外之此囊瓦所以亡楚也事固有同功而異情同迹而異論者此之謂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夫設險之與恃險豈得同哉設險者強恃險者亡先王制城郭溝池所以立固而非固之本也制師旅卒乘所以建畏而非威之本也本之所在在德義如知人在安民必有其本然後城郭溝池可得而固也鄉遂都鄙可得而守也軍旅卒乘可得而威也故政有本末事有先後無後其所先而先其所後則天下可治百官可任萬民可附四夷可服唯明者而後及之非囊瓦之所能見

非子產論

子產聽鄭國之政有事公孫段賂與之邑劉子曰權而不義子之事親性也臣之事君忠也以性合者諫不入不去也厄窮禍患不避也有功不報也以義合者諫不入有以去之厄窮禍患有以避之有功有以報之有功而報之義也未有無功而賜者也無功而賜以為悅也父不能以使子則不父子不可使也則不子君不能使臣則不君臣不可使也則不臣故父有使子而無報君有報臣而無賂賂臣而使之不可謂國三卿五大夫二十七士可勝使乎使而賂之可勝賂乎臣不見利必莫之勸也是君臣上下相率而為利也義不足以動之仁不足以存之忠不足以諭之信不足以結之禮不足以明之幾何相率為利而國不亡乎君子為國家者修其義達其禮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安有不行者哉或曰子產不得已也對曰然吾固曰非治世之法也

四代養老論時年十七

養老蓋以盡孝慈也劉子曰以養老莫善於燕莫不善於饗而食次之以養義莫善於饗莫不善於食而

燕次之周人備矣所謂養老者養其体者也故擇其
柔嘉選其馨香潔其酒醴品其百邊修其簠簋奉其
犧象謹其祓除於是乎体解節折而共飲食之又為
折俎加豆是以惠豐而德洽民之見者以為尽心也
莫不加愛焉故莫善於燕夫饗所以訓恭儉也而養
老所以充体氣也脩其物焉其意而不得躬之酒盈
而不飲肉軋而不食設几而不倚一獻而有拜惡在
其惠也故莫不善於饗是有虞氏所以不從也所謂
養義者養其質者也年者天下之達尊也爵者天下
之達尊也以達尊之爵養達尊之年其意猶不敢褻
為之故一獻而有拜民之見者以為至恭也莫不加
肅焉故莫善於饗夫養義者貴其養志也若曾子之
養曾皙者也而食者無有拜之恭無一獻之節此所
謂養口者也若曾元之養曾子者也民之見者可易
也故曰莫不善於食是夏后氏所以不從也雖然三
聖之作非以相反也養老以彼義養以此所以尊其
年尚其德也尊其年仁也尚其德義也仁且義所以
天下無所為而晏然矣故周人通其道達其意修而

兼用之兼之是謂大備不可改矣孝之道達則子咸若悌之道達則幼咸若登歌清廟則君咸若下管象武則臣咸若所以慮之以大愛之以廣行之以禮修之以孝紀之以義終之以仁一事舉而衆美具焉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此之謂也

祭梅聖俞文

乃者鄰幾病革君往問之退而過我相對咨嗟我視君色異於他時自為君診勸君從醫君雖我信其中猶疑明日大饗四方未賀奉觴上壽戎客在坐百辟相趨敢或私卧賜食上前謹惧已過疾果大作仆不能起俗醫控搏以表為裏中涓外乾翕然如燬勢一大跌不得中止俯仰晨夕遂有生死痛駭驚呼曷云能以孰謂旬日殺二賢士嗚呼哀哉物固有生生固有限命豈曰吾子獨夭其性君之文李信于朋友君之孝交鄉黨是稱仕不過庸壽不百齡一至于此何其不平喪還故鄉義從此訣哭送周道情豈能絕

萊公祠堂碑

并歌詞

上元年相國萊公以謫死南方有詔歸葬維陽道出

江陵江陵之人得公之相天下又哀其死相率迎柩
公安哭以過喪大家賻奠小家斬竹搗錢幣獻之已
獻因投諸路旁竹皆更生葱蒨成林邦人神之號曰
相公竹云遂私作祠堂以為公歸水旱疾疫於是請
命罔不響答後二十餘歲南郡太守乃告縣更作公
廟以遂百姓之思昔者召伯聽訟甘棠勿伐鄒子吹
律陰谷生黍全而封殖孰與斷而蕃育為之而榮孰
與感之而生維萊公相天下生能使一物不失其所
死能使枯槁復息以昭其仁以顯其神黔首載之子
孫不忘可謂靈矣仍作哀歌刻之廟碑

孰作祠堂

江陵之人

云孰享之

萊公之神

孰毀萊公

朝廷不知

孰譖萊公

死而不歸

公歸無所

於汝信處

取彼譖人

投畀豺虎

赫赫萊公

為天子忠

公今既死

誰相天子

西有昆夷

北有玁狁

公乎不存

鯨寡允蠢

纖纖之竹

昔惟枯莖

公惠我民

速哉青青

誰謂公遠

我瞻在堂

顧我人斯

亦孔之明

誰謂公遠

我瞻在竹

顧我人斯

亦孔之育

勿伐勿摧 萊公之依 於斯萬年 不遐有遠

大中大夫行刑部侍郎致仕上柱國賜紫金

魚袋俞公墓誌銘

公諱猷字諫臣其先河間人晉永嘉之亂徙居黔
歛公之父曰某贈工部尚書尚書之父曰某某之父
曰某皆畜德不仕慶詔其後尚書娶閔氏贈大原郡
君實生二子長曰猷可官至某官天章閣待制其季
則公公之初李師友其尤強力敏捷儒術自任其後
遂相繼成進士名聞天下云拜壽州芍陂尉臨事明
察善鈎人情推顯至于隱故盜賊不敢發發又輒得
人有告其師浮屠出游者公揣其有姦使吏拘之而
索其室得浮屠之尸一縣大驚以為有神轉昭州軍
事推官陳進亂嶺南象州危甚吏民莫自堅其太守
歛背城奔使公往獲之公至為說利害復教使堅壁
治兵為不可攻太守急聽其言得免誅賊亦不至官
兵之在宣州公却昭民往輸之粟及事平議留昭民
伐山林以治官府曰後病矣不可以不是信請其三
日許之民間乎公令知不久後皆勸功趣事事如其

素陳進死上功第一賞未行丁尚書憂喪畢轉大理寺丞為本寺詳斷官選殿中丞知廬州慎縣又換杭州仁和縣丁母夫人憂服除改大常博士知南雄州潮陽吏民不相能訟擊不決一郡恟恟徙公知潮陽鑄其曲直潮陽又多水害公親相地勢築防金山百姓便之轉田真即大臣薦可為執法律歷兩院御史領左軍巡使舉察祿戢拜三司監鐵判官上初即位公疏言民力不足其弊在取之大素用之大奢侈可減冗食及諸無益引

先帝為法累數百言天子嘉之罷清衛兵及省浮屠老子祠醮公本謀也淮南二浙一歲耗鹽十三萬尚書經費不足公往跡之至則條廢舊弊以新法從事吏盡償所負又增五百萬石以充為監鐵副使改開封府推官會陝西言兵食不足轉運使非其人朝議換之上亦重其選宰相教進擬無合意者召公問狀公不辭讓因入言之天子識公名曰是前使淮南者可奏公至部三日得半年之儲終歲餘二年之食雖一切方略然其百姓富者不病貧者不擾云涇原塞

外武延川本薨地諸將欲已名請築堡鑿壕守之公
奏以謂生事不可許已而寇果至殺掠吏士塞所鑿
壕而去轉兵部員外郎遷京西召對邊事薦趙可將
帥賜三品服以兄沒當葬求為東南官改福建召還
判鹽鐵勾院轉刑部郎中居二年命直史館知荆南
府進見言事上聽不倦喜曰卿不當往荆州即日拜
三司戶部副使歷度支鹽鐵三部轉右諫議大夫復
出荆南滿歲授集賢李士知杭州發石作堤以扞江
濤水不為灾召回判三班院及銀臺門下省出為宣
州元昊畔西邊大擾詔書問所欲施行公條上十餘
事朝廷稱其知時務徙知應天府改工部侍郎以疾
請老天子優之以為刑部侍郎致仕聞其居杭州即
皆徙兩子官吳中以便奉養慶曆五年四月十七日
終於所居享年七十有六明年某月某日塋歙州某
縣之某原從先人居夫人馮翊郡君錢氏柔淑知禮
是配是宜子四人長希楚某官次希元進士及第早
夭次希及及希仲皆將作監主簿女三人長適祕書
丞江杞其二未嫁公為人高明剛嚴論議立規矩似

不能容物至典法持獄平易寬恕不肯妄有輕重其
在京西

錢丞相為許州厚賓客之奉歲費千萬執政素不悅
又疑其有私公奏事至京師開其端問公公對無他
世以公長者累階至大中大夫勲至上柱國爵至開
國伯食邑至九百戶所與交游同僚多歷兩府者而
公獨不遂可謂命矣銘曰

俞之先世 基德相繼 其大而章 自公兄弟
雍雍在家 矯矯在官 歷試以難 富貴不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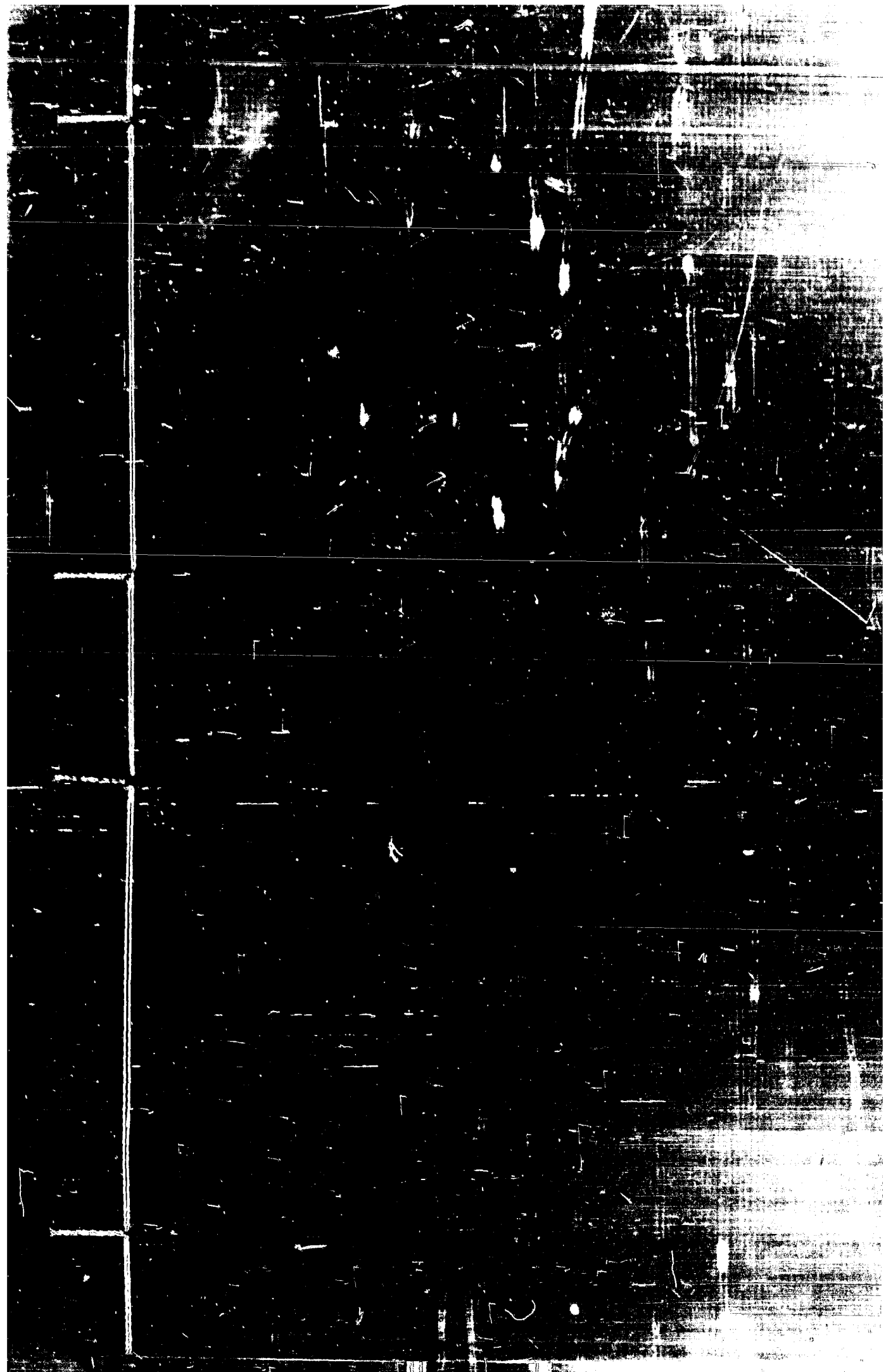
忠而好謀 天子是咨 功濟西方 國人不知
辯老而休 亦不踰矩 其風孔高 以憚進取
仲尼有言 積善餘慶 公實有子 嗣武其盛

題東漢逸民傳後

東漢逸民十有七人得道之中者龐公而已矣富貴
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隱居以求其志行
義以達其道此所謂不遭時者非激世長往者也古
之君子進以禮退以義故進不謂之貪退不謂之偽
以其身為天下法也故賢者至焉不肖者勉焉故曰

禮義天下之公也若夫二三子者以絕世為高不臣
為名至其後世也羞朝廷之士孔子所謂鳥獸不可
與同羣歆索其身而亂大倫者此之謂歟





公是先生集錄不分卷

宋劉敞撰

明抄本

四冊

本部書完

書 號 9050

本片卷含